

尚

書

後

案

尚書後案卷十二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并古文箕字見尚書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奉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疏曰

商曰祀周曰季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記傳引此篇

皆云商書是箕子自作明矣

案曰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為受命之元季七季而崩武王嗣位不

改稱元季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季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此

篇此鄭氏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改為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言武

王以十一季觀兵十三季勝殷殺紂則同故以此十三祀為歸宗周告武成

之後

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歸公于禘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焉竟禮比似十一季滅紂十三季

訪洪範矣大傳鄭為之注至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經不同與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季滅紂解經皆不用其說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反相也

以之反

馬曰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文釋王曰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

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

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尚書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通四卷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

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疏曰

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

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

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

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

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

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與孔異

案曰馬云陰覆也者說文雲部雲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于今切又金

古文省阜部陰字注云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余聲于今切若从王及  
偽孔以陰爲深默當作陰若从馬以爲覆當作篆但古字多通則作陰亦可  
也馬又云隲升也者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自从步竹力切又馬部隲字注  
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之日切二字各異古字多通故借隲爲陟登卽  
升也馬必以陰隲爲覆生者據上所引篆有覆義陟有升義馬又以升猶舉  
舉猶生輾轉相訓明隲得爲生也釋詁云隲陞也郭璞注引方言曰魯衛之  
間曰隲呂覽卷十七君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  
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書五行志  
亦引此經服虔注云隲音陟應劭注云陰覆陟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  
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列子卷一天瑞篇云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張湛注云職主也說皆與馬融合此漢人詁  
訓也王肅及偽孔解陰隲之義皆非是宋世家以隲爲定王及偽孔  
本此然史記不盡可從也王孔又以相爲  
助協爲和合彛倫爲常理者釋詁相助同義故相爲助也說文彛部云協衆  
之同和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偕二十二季左傳引作協是協

為和又為合也。釋詁云：彝常也。說文命部云：倫理也。是彝倫為常理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釋文曰：鯀，工本反。陞，音困。汨，工勉反。行，戶勇反。案曰：蔡邕石經作伊古音，相似。通此字古

只作皇後人，加自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引字注云：塞也。即引此經以證从土。西聲於真切。蔡又以洪作鴻，亦古字通也。又以汨作日，並見洪廷選釋曰：字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汨于舉反。从水，日聲。蔡省筆，故作日也。行古讀五行之行亦若。

傳曰：陞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

鄭井陘，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陞為塞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

行陳列皆亂。

案曰：傳以陞訓塞，見上汨訓亂者。張衡南都賦：溲淚減汨，司馬相如上林賦

汨乎混流，皆有亂義。方言：汨疾也。亦亂意。又古訓有反義，說文：汨治木也。治

反為亂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釋文曰：畀，必二反。徐補至反。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史記集解徐廣曰：斁一作釋。此字本誤作釋，又傳為之。

鄭曰：帝天也。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

由敗也。

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紂集解。傳曰：畀與斁敗也。天動怒絲不與大法九

傳曰：畀與斁敗也。天動怒絲不與大法九

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疏曰：畀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

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案曰鄭以畀訓與者說文丌部云畀相付與之約在閤上也是也洪範訓大法者釋詁文疇訓類者疇本當作疇疇乃流俗妄造不成文理說文田部疇字注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誦之形直由切或省作疇此言九疇者蓋龜背所列之字縱橫錯落其行列象田耕誦之形而所列者有九故曰九疇劉歆班固皆以爲九章鄭康成及僞孔傳顏師古以爲九類田形有章義亦有類義也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是也俗乃作田旁加壽攷說文凶部畱字注云詞也从白疇聲疇與疇同虞書帝曰畱咨直由切又口部畱字注云誰也从口疇又聲疇古文疇直由切玩說文本義畱乃語助詞有詞無義畱乃爲誰二字已不可混堯典亮采惠疇疇字僞孔訓事與類之義相近是矣而畱咨若時畱咨若子朱當從說文爲畱畱若子工畱若子上下草木鳥獸當爲畱今四處史記皆作誰僞孔從其訓爾雅釋詁亦直云疇誰也

郭璞注此乃引疇維此爲証誤

蓋古字多假借凡詞也之畱誰也之畱皆借疇爲之亦尚無害

今以此三字並變从壽則非矣何也壽考之壽在老部本作壽从老省畱聲

今加又又誤作寸變為壽以此作壽考之壽已不成字又強使田形之噫語  
詞之鬻鬻誰之鬻三字槩從壽得聲非謬中之謬耶教訓敗者教本當作燹  
說文卷四下友部云燹敗也从友隸聲商書曰彝倫攸燹當故切卷三下支  
部云教解也从支隸聲詩云服之無教教厥也一日終也羊益切二字絕不  
同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燹古文教見尚書雲漢詩云耗教下土箋云教敗  
也春秋縣露引作射與教通應訓厥毛詩古文則作燹故鄭訓敗也俗儒不  
識字變噫作燹混燹入教皆非也

縣則殛死禹乃嗣興

釋文曰：縣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縣其舉也與禹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禹傳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處。傳曰放縣  
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疏曰嗣繼釋詁文

案曰鄭引傳云云者僖三十三年文襄二十一年傳亦云縣殛而禹興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釋文曰：錫見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  
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

文字卽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義當然也

案曰傳以九疇爲洛書又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云云者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說曰虜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曰惟十有三祀至舜倫道敘云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歆之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



傳晉人假托于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于此篇則以為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予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為出于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已久矣楓君山曰河圖洛書但有先賦而不可知見桓子新論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為河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圖為洛書所未詳也

初一日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陳大猷書。傳或問下卷。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

始

案曰馬云云者孔傳與馬同下文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初一日等禹之所加疏推傳義即馬義也鄭注殘闕無明文但傳每違鄭從馬此條鄭未必與馬同况鄭注繫辭云洛書有六篇其辭如此則鄭必以六十五字爲皆洛書本文與劉歆同也說見下文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爲天行氣之義也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是爲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案曰敬五行志及孔光傳引並作善則其漢人本如此又魏志引此經而釋以進用五事云云與文本之劉歆七畧則歆亦作善似爲可從但鄭小雅小變雙引此文作敬字其意又善古文萃不省敬字从支而其左从耂類遂誤爲善以形相似也首善作庶又因善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釀的聲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釋文王曰農食之本也故

以農言之的聲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

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案曰鄭云農讀為醴者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醴厚酒也鄭意訓農為厚也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農訓厚則是說文卷三上晨部作農从晨凶聲徐鍇曰當从匈乃得聲隸變作農此字雖訓耕而卷十一上水部濃為露多引詩零露濃濃卷八上衣部襪為衣厚貌引詩何彼襪矣又醴為酒厚諸字皆從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同用則農訓厚可知傳多從馬王偶或從鄭違馬王此其一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案曰協五行志作叶應物曰叶合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第十三下劦部云劦从思協為象之同和从劦从十十象也叶為古文協从日十叶亦古文从口六字實一字五行志叶特叶之說耳而備古云讀曰叶誤矣偽孔作協五紀同為協用正與案義合也

傳曰協和也 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 疏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

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疏曰皇大釋詰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案曰傳以皇極訓大中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曰蝕對曰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又八十五卷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文選四十九卷干令升晉紀論注引宋均注尚書考靈曜並同此漢人詁訓也再攷極之訓中經典屢見本疏引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云極中也以爲民極周禮六官序首皆有此文鄭注與毛同又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謹罔極杜預解並同說文卷六上木部極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爲極義出于此是以廣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爲中無二訓也惟

皇字漢人有異解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極作王極故鄭彼注云王君也然白虎通號篇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詩皇矣上帝又皇王惟辟傳並云皇大也箋云言大王者武王事益大是皇有大訓也伏生乃今文之學非古文其說不盡可從鄭注傳與注經異義者多彼傳以皇作王自當訓君此經作皇鄭必不訓君也下文遵王王道方訓君耳

次六曰又用三德

案曰又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艾蔡邕石鐘亦作艾見洪通雅釋攷說文卷一下卽部艾字注云冰蓋也从卽艾聲五恭切此乃卽名雖古字多假借究非正體卷十二下入部入字注云艾也從入从艾相交為廢切又州字注云艾或从刀此字既為艾卽亦非訓治之字惟參九上釋部艾字注云治也从艾聲見說文所引及洪範此文外堯典又有艾丞艾舉阿諛倭又在官萬邦作艾禹貢淮沂其艾聖土麥作艾微于用艾麻傲洪範從作艾艾用明艾用昏不明康誥川俚艾民乃其艾民惟民其康艾乃非德用艾用康艾民又重何召諫其自時中艾亦敢珍戮用艾民洛誥曰其自時中艾多士保艾有殷君實丞成艾王家保艾有殷用艾厥辟又保艾有殷多方爾局不夾介艾我周王立政以艾我受民惟艾是艾之茲乃俾艾康王之誥保艾王家刑率艾于民黎養又序以善有威艾偶孔一黎皆作艾訓為治爾雅釋詁亦云艾治也蓋此字自魏晉以來供以艾刑之字或神名之字代之而正體發字从巛不用古字多假借或亦無害鄭于後艾未嘗過百人為艾亦治意從作艾別道訓治其節木之或作艾或作艾變則無流矣惟萬邦作艾鄭訓養詩小雅鴛鴦云福艾之毛傳云艾養也鄭箋同此蒙上丞民乃粒正當為養偶孔亦訓為治則非也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也

次七日明用稽疑

案曰說文三卷下卜部叶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叶疑古今切又六卷下禾部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今切又稽部留止也从禾从尤音齊古今切叶本為卜問字因

與稽同音借作稽此經叶疑偽孔作稽疑是也稽考之稽亦當作叶亦以同音借作稽偽大禹謨無稽之言是也與稽古本當作禾以極于上而止有上同義也乃又借稽用之于一稽字或作卜問或作稽或作上同其實本義惟留止被三聲省假借也至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又云稽古文尚書作叶汗簡未可盡信當以說文為正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案曰傳以稽訓攷者卜問亦是稽攷之事故也應劭曰疑事明攷之于著龜

與傳合也

次八日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

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

案曰鄭云云者庶衆釋詁文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為善行之驗是徵為驗

也下經言蕭又哲謀聖則休徵應之狂僭舒急蒙則咎徵應之是衆行得失

之驗

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釋文曰嚮許亮反一音許兩反。案曰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並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馬注此條偽孔傳與之同屬漢書

五行志注亦同而聚駮史記集解系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六字今以意增

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疏曰自初一日已下至六

極禹所第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人爲五事故爲二  
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  
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  
有疑故稽疑爲七行事在于政得失應于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下善惡必  
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  
五福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  
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舉卜  
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旣衆不可以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  
休失爲五咎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  
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  
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禍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  
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  
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  
也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兩相

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

案曰馬以威爲畏懼人者古威畏通也傳云已上禹所第敘者釋文引馬注云五行至六極是洛書文則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上傳云禹因而第之此傳云此已上禹所第敘是孔與馬同疏欲申孔故曲爲附會實則五行志所引劉歆說六十五字皆本文者爲是觀鄭言洛書有六篇則何必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爲疑諸家之說皆非也疏所引顧氏能也  
一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案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見宋洪道謙釋所藏漢石經殘字史記宋世家亦無

一二等字漢谷永傳永刺策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卜部引叶疑不言七當是偽孔妄加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宋微子世家案解傳曰皆其生數疏曰易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五行生成之數天



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  
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  
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于陰陽陰陽  
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  
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  
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  
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  
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  
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  
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  
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  
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  
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者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

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金在鹵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經意兼合成數但本文惟舉生數故鄭云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也逸周書卷三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叢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洪範合也至于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是爲相生遞王之次與此次不同春秋繇露卷十一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董子言如此義各有取也又昭二十

五年左傳正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為欠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為次此又一義也

水曰潤下

案曰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音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尚書疏

火曰炎上

釋文曰炎榮錯反上時寧反又如字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尚書疏

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

案曰王云云者賸象傳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即引此經以說是也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精義書五行志劉昭注

傳曰金可以改更

案曰馬云云者上下文王孔注亦必本馬義木金土皆言其人事之作用也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土可以種可以斂疏曰鄭元周禮

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稽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  
木金有本性其稼稽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  
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案曰王云云者傳與王同疏引周禮注地官序官司稼注也說文禾部云穀  
可收曰稽收歛同義故歛之曰稽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稽作甘

釋文曰  
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  
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  
鹵方鹹地東方謂之斥鹵方謂之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  
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  
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性然  
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  
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味月  
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

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卽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案曰**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斤鹵木實也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由火燼辛不盡由鑠金卽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渭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爲五行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

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在五行之內

此點說見下文

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

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爲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爲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澗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澗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始得也

**又案**曰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稟于人爲五常用于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爲最靈今考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卽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奉二十五季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木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

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鹵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鹵方爲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與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爲土必矣

孟子智巧聖力之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案曰初一日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既爲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爲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福極疑但爲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此也傳疏旣以初一次二等爲禹所第遂謂一日水二曰火以下直至六曰弱盡屬箕子之言而與禹無涉禹之文太少箕子之文太繁皆非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此反思如字律德更反下同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尚書疏。詩十二之二卷小雅小旻疏傳曰貌容儀言詞章

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慮所行

案曰鄭云云者詩疏引此注而解之云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

明聽聰及思慮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是也偽傳云觀正察是非即下

文曰明曰聰句中之意此節但舉其目而已尚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聽庸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被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是則可從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從我馬孔並同鄭又恐人致疑

而解之云彼從由于我是其義精矣文十四年左傳晉人納捷菑于邾邾人

曰齊出獲且長宜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義禮記孔子閒居氣

志既從鄭彼注云從順也是從有順訓鄭非不知而于此必為此解者春秋  
絲露卷十四五行五事篇全引此經而釋之云從者可從則與馬鄭合是先  
漢古義不可改也

視曰明

傳曰必清審

聽曰聰

傳曰必微諦

思曰睿

釋文曰：睿悅識反。案曰：說文卷四下，爾部，訓字注云：深明也。通也从  
奴从目从谷省以芮切又爾字注云：古文獻今偽孔作睿是古文也。

鄭曰睿通于政事

詩二之二卷  
鄭風凱風疏

馬曰睿通也

釋文。史記宋  
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睿通也思慮苦其

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

鄭

傳曰必通于微

案曰鄭馬王及傳云云者睿五行志作容而釋之云容寬也班孟堅又引論

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容字之義為寬大包容春秋絲露則直作

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伏生五行傳作容而

鄭注云容當為睿通也攷其實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也居上固主于寬然

容者或有未審而真容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

恭作肅

鄭曰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傳曰心敬疏曰恭在貌敬在心當緣恭

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

案曰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者鄭注無逸云恭在貌敬在心注五行傳引說

同疑古文恭只作苳不从心此云貌恭致禮肅禮貌似一而傳以肅為心敬

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肅肅敬也則肅即敬而敬在心蓋鄭解此經謂

君以外貌之恭致臣內心之敬臣事君以忠而說文心部訓忠為敬此古義

也傳出魏晉間猶知訓詁其改鄭致臣之義則非

從作又案曰又詩小旻及箋所引皆作艾漢晉五行志及王莽傳所引並同說詳上文

鄭曰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可以治疏曰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

案曰鄭馬又為治釋詁文

明作哲釋文曰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志哲也鄭本作哲則讀為折。案曰說文卷七上曰折哲字注云耶顯明也从日折聲旨意切故哲字此經及儀禮皆明行事皆當

之舌反詩陳風明星哲音小雅庭燎首哲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當之世反然其義皆同則首彼此互易皆可故  
釋文于此經並列二音兼疏王肅作慈則誤矣鄭作哲而讀為音訓照哲與說文合偽孔與鄭同偽孔步從王音鄭此  
條獨從鄭不從王頗有可取至鄭小夏箋引此經作哲則以音同通用音書亦作哲  
詩書作知則聲轉而誤也又此字上從手旁今俗有作木旁者說文無此字九經

鄭曰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尚書疏。詩王曰慈智也尚書疏傳曰照了疏曰視清審

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案曰鄭以哲為昭哲者說文日部義也已見上五行志作慈特以音同借用

耳五行傳同應劭注五行志仍訓為明不訓為智則非正作慈矣而王肅欲

與鄭異遂改作慈且訓智攷說文卷十下心部慈字注云倣也从心折聲陟

列切此別是一字卷二上口部哲字注云知也从口折聲陟列切又重文慈

字注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慈同而一从日訓明一从心訓知文

義俱異若作慈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及偽孔與說文合得之又鄭注五

行傳云慈睽也鄭注春官叙官云睽目明兒此經哲屬視義應作明鄭說為

長墨子卷十經上篇慈明也此節

聰作謀

鄭曰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尚書疏。詩馬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小雅小旻疏類漢書五行志劉勰注

傳曰所謀必成當疏曰聽聰則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

案曰鄭馬云聽聰則臣進謀者此董仲舒春秋祿露義應劭漢書注同也詳

見下文

睿作聖

鄭曰君思睿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

尚書疏曰詩曰既風既雨又小雅小雅

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睿聖俱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

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爲

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

臣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又等所致若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

悉不由君矣又聖大睿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

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

主爲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

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

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

異皆書傳文孔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鹵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案曰鄭云君思淑云云者聖賢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也義已見益稷篇又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是以本篇庶徵聖與衆對多方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季傳季孫行父說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諸文中若不別白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則在商代尚未及此義唐初古訓具存疏欲扶孔廢鄭強駁之其實鄭以聖義通於賢智正古義也鄭又云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者鄭又總說恭作肅以下一節之意也僞孔傳以肅又等以下屬君鄭以屬臣與僞孔傳異馬融注與鄭同禮記中庸篇曰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卽修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又等臣則其身之能爲肅又等不言可知矣此鄭義足以包傳意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應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彼箋云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鄭尚書注義實本此彼疏言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者以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精足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應劭注五行志聰作謀云上聰則下謀說皆與鄭馬合則知先漢古訓不可易也僞孔傳妄改鄭義孔穎達附之反駁鄭云如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愆竊謂鄭意原非謂休咎皆臣所致也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又視之不

明是謂不慙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又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慙為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觀鄭此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又哲謀聖為君事也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修身以取人故發此義穎達之駁妄矣

又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眚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此說是也何以知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京房謂之方伯卦東震為春為木鹵

兌為秋為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坤土寄王鹵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為震言主說說字從言為兌聽者耳有陷象為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為離又云震為足坎為耳

離為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離曰坎月離曰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對動人物志

劉願注亦曰離目又云坎為耳痛兌為口舌注家云坎為耳為疾故為耳痛兌得

坎耳視聽所由



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思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  
爲光是皆足以証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恒雨乃貌不恭  
之罰剋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旣以恒雨爲大水當貌不  
恭之罰則貌應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  
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  
篇云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  
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旣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  
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辨爲異論者誤以  
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  
應則貌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與又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煥煥應哲  
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  
可卽以雨爲水離木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况強木以爲煥  
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不得爲煥強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  
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謂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

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爲一至許慎

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

又案曰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麤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

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見鄭中  
庸天命

之謂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

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

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司空掌營城部主空土以居

民司寇主誅寇害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賓掌賓客之官也

禮記

傳曰食勤農業貨寶

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司寇主

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

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以用于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名三

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

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即如其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

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其事如周

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

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其職先後之宜者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

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即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

矣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次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

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

立刑行遠方資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六師征之是其職先  
後之宜也鄭又以食貨等皆爲設官分職解之者鄭意以政賴官以行八政  
皆官之所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蒸錯舉以互見之馬王說皆與鄭同  
也傳以爲主于政教不主官言疏附會傳強駁鄭皆非也攷周禮六官曰天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制損益唐虞  
夏殷而成孔穎達曲禮下疏云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  
三代同矣據此則三王同有六卿又引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  
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大畧相同后稷天官司司徒地官秩宗春  
官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今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爲夏制  
鄭于此經注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卽據夏制言之國語周語云昔  
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愆用失其官則后稷是  
官名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  
官爲稷至試舜又改名爲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云貨掌  
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司貨賄屬秋官職闕無攷但在掌客掌訝掌交

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意當不謂此天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  
府及職內職幣諸職鄭所云司貨賄當指此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  
貨合爲一而覆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  
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  
官如此太府等皆天官之屬則周制亦因虞夏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鄭言秩宗舜時始置禮意恩說  
可見通典則夏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則借周  
制言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  
民之官者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  
南子林  
舜後復分爲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爲司空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  
注書序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則夏有司空明矣鄭注大傳言共工蓋隨  
便言之周禮司空官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故知是居民之官也云  
司徒掌教民之官者司徒虞官夏因之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周禮司寇爲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  
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虞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名司

寇而大傳注仍云作士亦隨便言之云賓掌朝覲之官若大行人者借周制言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云云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云師掌軍旅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比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為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為司馬緯書又言棄為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高元孫之子微為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畧同周禮也其殷制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疏云三王同有六卿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為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何者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

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異太宰為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太宰既尊故先列太宰并顯太宰之下隸屬耳然則虞夏殷周六官之制畧相等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  
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此非鄭注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

解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曰二十八宿布

于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孟春昏參中

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

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

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



中且軫中季冬昏婁中且氏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昭七年左傳齊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案曰鄭以星爲五星雖見本疏及史記注但堯典疏云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

五日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疏曰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  
歷敬授民時疏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  
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  
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  
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  
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  
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  
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  
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教授民時也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  
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案曰**王及傳疏云云者歷數雖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爲五其實卽是布算推  
測一歲日月所行及星辰限度上協天行以下協民事非歲月日星辰外別  
有所爲歷數也分至啓閉紀于歲者也察之日躔發斂朔望朏霸紀于月者

也察之日月相推交道表裏永短昏昕紀于日者也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  
差列星見伏昏且中星日躔月遠所在紀于十二辰者也察之十有二次及  
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于歷數者也察之圭槩隨  
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啓謂立春立夏  
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  
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斂自北而南  
爲發發斂一終爲一歲故分至啓閉紀于歲也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  
謂月十五日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从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霜月始生霸然也  
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是紀于月之盈虧消息者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  
冬晝短昏者日入三商爲昏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昏  
昕爲度是紀于日之見沒者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  
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鹵  
陸朝覲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鹵沒而不見若夏

小正云參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是也昏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遠者躔謂行歷其次遠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陬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然則列星見伏昏旦中紀于星日月躔遠紀于辰今併言星辰者辰卽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故經合星辰爲一也贏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恒星以識其躔舍而恒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乎其所以而星則稍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

且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例今也恒星歲行萬四千二百有奇計六七九年二百有十日而行一度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二百五十一日而行一次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年九十日而右旋一周若土木火金水五星則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故不及之

###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疏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案曰**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于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鄭此注解立中之義與僞孔合也惟因五行傳作王從訓爲君其注洪範必仍作大立其有中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案曰敷宋世家作傳古字同用

馬曰當欽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欽是五福之道以為教

用布與眾民使慕之疏曰五福生于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欽是五福之

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用五事而云欽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

民

案曰馬以敷錫訓布與者說文寸部云專布也釋詁云錫賜也說文勺部云

与賜与也是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欽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君上

有五福之教眾民于君取中

案曰馬以于為取七月詩毛傳文

錫汝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疏曰保

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稽君是從君化也

案曰鄭云又者眾民不但于汝取中又賜汝以守中之道承上而言故云又也民之于上而言錫者錫上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鄭以保為守者周禮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皆謂保守是保為守也偽傳訓安義亦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釋文曰此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文曰釋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此曰此經或言時人德皇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得

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極衍字也。案曰賦即猶字凡字左形右聲者多則作猶為正俗乃分之以猶為如賦為謀非也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說已見前釋作履史此作離致釋本俗字說文卷七下兩部在新附中不可入經此字只當作離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有免爰爰離離子離是也易象傳云離麗也月禮以八辟麗邦漢注云麗附也杜子春讀為離然則離麗離同也詩又云蓬此百榘而釋文云榘本又作離則榘乃後人改耳時人下不當有德字史記亦無榘字

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

曰民戢有道有為有守汝則念錄敘之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

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

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疏曰哉  
歛也因上歛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歛德行使其身有道  
德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為官也不合  
于中不罹于咎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  
其所長棄瑕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于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  
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予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  
大中之人苟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信矣

**案曰**馬以猶為謀者釋詁文云有所趣舍者有猶有為是有所趣有守是有  
所舍也傳以皇為大說已見前則為法釋詁文而為汝者中庸抑而強與鄭  
注而之言女也是也康為安亦釋詁文錫之福傳以為與之爵祿者下文雖  
錫之福鄭以為與之爵祿是傳與鄭合也此節依傳疏分作兩等人上等人  
則念之中人以上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也

無虐笑獨而畏高明

釋文曰無虐馬本作凶梅笑候屬反長如字徐云鄭音威案曰宋世家作無獨無  
兩字紀開厥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於寡若此通無皆與馬本同當係古文本如此

今晚行本乃  
後人妄改也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焚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

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疏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焚獨而

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

案曰馬以高明為顯寵者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矚其室是高明為顯

寵者也下文高明柔克馬注以君子言與此同文異解也不侵虐單獨者不

畏顯寵者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禦者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釋文曰其行如字徐下孟反。案曰王符潛夫論卷二感賢篇引此經人之有能三句蓋作前未詳邪史記作國濟天論及許冲進說文上書引此經並同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功能有為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富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如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謂取罪而去疏曰功能有為之

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

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當以爵

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彼喜于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于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案曰**王以羞爲進者釋詁文傳以正人爲正直之人者此經上下所言臣民皆指其德不指其官則正人自是正直之人也傳又以富爲以爵祿富之者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注謂班祿所以富臣下引此經爲證是也又以穀爲善道接之者毛詩小雅黃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云穀善也鄭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是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

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

善疏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

耳

案曰鄭云無好子女家之人者蓋史記本無德字鄭本亦無德字而以于其無好女爲句上文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云云責君當備禮以來賢也此于其無好汝云云戒君之用非其人也君之待臣既富方穀恩義備矣可謂能使有好于而家矣而爲臣者仍無好汝則非賢可知然則無好汝者乃實不能有好于而家之人故鄭云云也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箋云示當作寘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惟賢是用無好于汝家則不可用潛夫論既引上文人之有能云云而申之云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于人德稱其位亦此義也云爲天子結怨于民者月令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是也僞傳妄增德字改易鄭義疏曲附之皆非也

無偏無陂道王之義

釋文曰陂音秘荷本作頗音普多反。案曰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

宜必相發朕德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開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陂道王之義三復其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訪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陸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食以否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陂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自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宜示國學王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勅是孫遜坤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陂音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是後人所加也東吳顧氏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逆誤釋云周禮注儀

義二字古皆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鳩凱風以憫憐惟事俄以怡愜平都相將君碑咸慕詩人藝製者儀故以  
俄為我也衛尉制衡方碑感觸人之凱風悼慕義之勳勞而疎校尉皆峻碑悲慕義之不報痛吳天之靡臨並以義為  
我也吳才老韻補俄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沃彼柏舟在彼中河影彼兩鬢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文九  
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書者哉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禮曰  
辨嘉朋友故攝攝以威儀又慎山話破曉威儀無不柔嘉又韓愈傳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禮天子傳黃  
澤諸夏之隨其馬飲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謹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儀飲則有儀往則有儀來則有  
嘉揚雄太元經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勸孔廟禮器碑上合紫素縉之中利下合聖制事  
得禮儀俄皆音俄向中山王文木賦載重垂而助勁風將等子二儀始與杖雖知斯為韻漸近是辨見下

傳曰偏不平跋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案曰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帝據周易改跋然楚辭修繩  
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  
以改無誤之書何也但此詔及匡謬正俗義皆作誼此則又是明皇以後人  
改史記呂覽引皆作義亦皆後人改鄭眾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  
謂義為誼誼從宜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與頗協有何不倫邪傳以遵為循  
釋詁文呂覽卷一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云義法也據傳云云是治民之法

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案曰呂覽釋非引有皆  
作或詳多士讀文卷十二下女部婦人性也从女丑聲  
商書曰無有作政呼到切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改今驗之人猶然求其美然無所改者千  
百無一二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出好字訓注云美也从女子呼結切玉篇卷上女部好字注云呼隨切美也又呼得

切愛好也無字注云呼道切也亦作秋是或以美好愛好併為一字而致字則直以為姓氏矣其卷下子部又別載野字注云古文好字皆非也周伯琦六書正詁卷四致字注云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書曰云云又姓則作好乃呼秋切是亦誤以惟為姓氏而竟以好為致之重文亦非也竊謂致字許慎直以人姓釋之非以愛好為正則人姓為旁義如果係姓氏而引書作語何慎慎乎此若美好字果與致同物則又何庸別出致字乃性也臣石鼓文从致好時劇从好皆是美好與致無涉而惠棟乃云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意以致好是一亦非當從說文為定

馬曰好私好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

案曰馬及傳云私好者呂覽引此經高誘注同此漢義也彼注又云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韓非子卷二有度篇云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荀子卷一修身篇引此經而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意皆與馬及傳合又荀子卷十一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訕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訕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云云此之謂也此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其實作好作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與荀子意

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不平

釋文曰平平轉反。案曰平不當作系系皮竟反平。則皮延反也。系與平相似易為誤。與已詳辨之矣。如

此亦是系誤為平者。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王道便便。後廣云一作辨是則與。與與平章平秋等。孔本作平即本作辨。史記引作便者同。以相比况知此亦當作系也。

鄭曰黨朋黨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言辨治

案曰鄭云黨朋黨者孔安國論語注以黨為相助匪非又以為助私是有朋

類也傳以蕩蕩為開闢非也呂覽引此經高誘注云蕩蕩平易也引詩魯道

有蕩以證詩毛傳亦云蕩平易與高誘合也平平辨治毛詩采菽傳義攷詩

云平平左右釋文以為韓詩作便便是與史記引此經作王道便便者同然

則今本毛詩作平平者亦誤其古本必作系系與此經同也又襄十一李左

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辨治不絕之貌與詩毛傳合且偽孔作平平

亦訓辨治改其字不能改其義也墨子卷四兼愛下篇云兼愛者周詩是也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此文武兼

也此所引下四句小雅大東文而與洪範合為一蓋所傳本異其義則同也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人部云側旁也覆則反道旁則傾側也會共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此節當與五事之肅又哲謀聖例解之蓋能會聚有中之人用之則必能會其有中而行之已在先矣臣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益可知矣鄭說足以該傳義也

曰皇極之敷言

案曰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則皆作皇極而于此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蓋自當从史記作王極孔作皇非也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

大中之道布陳言教

案曰馬云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極字連王為解者以下文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與此王極之敷言語意相似則此王與下民對故以為王者當盡其

極行之不作九疇之皇極解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案曰下訓字史記作順偏孔欲解上訓為順遂改下順亦為訓使同字同義且改下文是順亦為是訓故史記五帝本紀能明訓德徐廣曰訓古訓字案史記曰史記訓字徐廣

皆讀曰訓訓順也育聖德能順人也徐廣說文案傳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為順偏孔之改似亦可通然為注上可為教訓下句為順天則與史記合訓雖通順而此意却異文異解偏孔非也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為順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不失

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况于人乎

案曰馬以彝為常釋詁文

凡厥庶民極之教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

案曰馬以極為盡極說已見上傳以為中心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穆文曰近附近之近。案曰此訓字史記亦作順當從之

王曰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

之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案曰王孔訓近為益者說文卷二下是部近附也从是斤聲渠邊切增韻親

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為一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



近之近去聲附近有傳益之義論語附益之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趙岐曰  
附益也故近得爲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案曰王注云云者政教務中承皇極之教言三句義民善是用承凡厥庶民

四句義蓋用中于民樂取人善乃作父母之實也王又訓王爲往者韓詩外

傳卷五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

詩外傳畧同春秋錄露卷四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

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

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

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

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

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卷三刑法

志云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文卷一上王部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注合此先漢古義也然經既言天子又言爲王者易緯乾鑿度孔子說君人之號云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詩四之三卷鄭風燕燕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案曰鄭云正直中平之人者對下剛而能以柔克柔而能以剛克是去偏歸中此則自然不偏故爲中平也傳云能正人之曲直者襄七年傳公族穆子引詩好是正直而釋之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注云正直爲正正己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故孔傳取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貫不如鄭義之密且遺却正直爲正而但言正人曲直亦非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

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疏。詩四之三卷鄭風羔馬

曰克勝也釋文王曰剛能立事和柔能治尚書疏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

治三者皆德

案曰鄭以克為能釋言文剛而能柔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昭二十季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也詩羔裘疏既引

鄭此注而又申其義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

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是也鄭又以三德

為人臣者上文又用三德是言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之則三德當

屬臣言傳以為人君自有之德非也馬王云云與鄭同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釋文曰爕與協反。史記作內未詳。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

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

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尚書疏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

順以剛能治之爕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為順也變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三德擇使之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而天下之德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疇中矣鄭說是傳非也安平之國云云者周禮大司寇職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也約以此經平康為平國正直為中典彊弗友為亂國剛克為重典柔克則輕典也雖出治不專用刑而隨家用人正相類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案曰潛左傳史記並作厥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

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

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疏曰**文五年左傳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

以納臣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節鄭注已凶馬注主治人言與上文鄭注意一貫當是也  
月令云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義故云沈陰也詩潛雖伏矣是  
潛伏同義故云潛伏也陰伏之謀云云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曰履  
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是也沈陰潛伏積漸使然故潛或作漸義亦通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公羊莊  
三十二季傳文引以證亂臣賊子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云高明君子亦  
以德懷者亦上熒友柔克也然則沈潛剛克亦承上彊弗友剛克言之從可  
知也文五季傳甯羸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  
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溺之人易至優柔故須  
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爲剛斷故須以柔自克但上文鄭注以剛克柔克主  
治人杜乃以爲自克旣與鄭違且鄭以剛克柔克爲剛而能柔柔而能剛是  
已成之德今言滯溺者亢爽者云云是其德未成猶待修治非經稱三德之

意且此德非可又用矣彼文又云天為剛德云云者彼乃甯羸因陽處父性質純剛必常賈禍故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况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因此遂以高明為天沉潛為地又生出臣正君君納臣支贅皆非也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彼亦言君德乃斷章取義不可泥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釋文曰辟徐補亦反。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法也从戶从辛節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

羊公

傳十七卷成元年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

不言王關諸侯諸侯于國得專賞罰

尚書疏

案曰鄭云凡君抑臣之言者凡是最括之詞鄭以辟兼天子諸侯與馬王同

也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

諸侯得爵命大夫周公誥康叔云敬明乃罰是得專刑罰玉藻諸侯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得備珍異也馬云

辟君也者釋詁文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者辟是天子諸侯通稱坊記云土無

二王若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言辟故關諸侯漢書注引韋昭說同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釋文曰頗音多反僻匹亦反僭于念反忒他得反。案曰蔡邕石經凶上復有一而字。

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公羊傳成元年歲馬曰忒惡也釋文曰王曰大夫

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尚書疏

案曰鄭以而為汝者說見上文又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史記高祖本紀此

非而所知陳平世家而反明矣曹參世家若試私問而父齊悼惠王世家顧

而父知田耳是也馬云忒惡也者昭二十五年杜注慝姦惡也說文無慝字

古以忒為慝也王云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是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案曰說文卜以何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稽云叶疑古分切今作稽是後人改筮本作筮俗省也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尚書疏傳曰龜曰卜著曰筮攷正

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疏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

案曰鄭以稽為攷者易履上九視履攷祥虞翻訓攷為稽故得轉相訓說文

卜部叶與稽同也傳云龜曰卜著曰筮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灼剝龜也象

爻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籒易卦用著也从竹从算

焉古文巫字是處曰卜著曰筮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子編反蒙

武工反徐鉉鉤反驛音亦衍以淺反。蒙曰鄭元曰云三蒙驛近蒙。案曰蒙當作辨蒙當作蒙驛當作蒙在蒙之上梅當作卦占下當有之字忒當作寅卜五占之用句二衍忒句偽孔刪改其字倒其次又亂其句讀辨詳下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圖彖克也二衍貞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

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圖者色澤而光

明也彖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履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

卦曰卦卦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也向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

三吾等書傳會通四卷。詩五之一卷齊風載駟疏。周禮二十四卷春官太卜疏。爾雅五卷釋天疏。劉昌朝等音義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漢制攷四卷。馬

曰占用二占筮也文釋王曰彖天氣下地不應閻冥也罔霍驛消滅如雲陰也

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

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向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傳曰兩龜兆形有

似兩者爻有似雨霽者蒙陰閻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

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疏曰灼龜為兆其聖折形狀有五



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詩云零雨其蒙蒙是闇義故以蒙是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也克謂兆相交錯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日二日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億十五季左傳云泰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爲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之文諸本互異說最糾紛當以鄭爲正也五兆之名宋世家霽作濟蒙作蒙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淡裴駰曰尚書作圖

裴引鄭注與今本不同者濟圍霰鄭周禮春官太卜注引與今本不同者濟  
圍霰而皆以驛在蒙之前觀此經疏則鄭王皆以霽爲蒙圍爲驛又詩載驅  
箋古文尚書以悌爲圍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圍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  
今文校之定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于古文則爲悌合而論之霽  
作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蒙作霽者說文卷十一下雨部云霽

地氣發天不應霽猶文霽省然則霽霽是一鄭讀若蒙而卽改爲蒙則非矣

雨部又有天氣下地不應曰霽爾雅乃互易之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霽王肅從爾雅與  
說文不合恐非而今俗刻史記又誤求爲霽爾雅誤爲霽乃俗字說文所無徐鉉張有皆已辨之 其作

霽者音近而假借作彼者被古音平賀反音轉而譌也驛作圍者說文卷六

下曰部云圍回行也从口舉聲尚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

蓋古文作悌太迂故賈逵作圍許慎書傳孔氏又攷之于逵其說宜從僞孔

乃因其讀若驛而卽改爲驛安矣其作悌者篆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

誤從水見鄭氏易注作漢者又因悌而誤也圍在蒙上亦宜從原第也悔作𠄎者說

文卷三下卜部云貞卜同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陟盈切𠄎

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𠄎从卜母聲荒內切許慎引書固爲可信况貞

从卜則卦亦宜从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卦字遂廢不用鄭本必作卦與說文同也占下史記有之字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云云者言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然則鄭作用字句絕與史記合僞孔刪之字而連下二字爲句非也釋文謂馬亦讀占用二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卦矣鄭不從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本爲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但兆卦皆有縮詞皆須推究故卜筮可通稱占若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儀禮士冠云筮入還東而旅占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非也忒作貢者易豫象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貢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貢月令無或差貸貸卽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貢字是貸貢通漢張表碑苛忒字作荷忒此其證也此經鄭作貢正依古文也鄭云雨兆之體氣云云者鄭占人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是占視體氣也濟如雨止者鄭璞釋天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濟卽霽也蒙驛傳以連與斷相對鄭作圖柔以明與闇相對王與傳同鄭義是

也詩載騶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爲發夕之類此  
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愷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爲  
闕弟爲團團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開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  
此古義也團訓明正與冢對晚晉人安改爲落驛以對蒙但蒙暗之象皆昧  
已極不但連而已豈得以對稀疏落驛卽絡繹詩會同有釋正連屬意豈得  
爲不連卽說文以團爲升雲半有半無亦是光明狀與鄭台豈不連乎司馬貞  
因史記  
誤連云如泣涕相通然不但非鄭先明  
意且傳云不連可馬云連正與相反九謬克傳云兆相交鄭云如履氣色相犯王與傳同  
鄭是也說文克本訓肩能勝此物爲克則我能勝彼亦爲克易曰大師克相  
遇莊十一萃傳得雉曰克並無交義當從鄭爲履氣相犯也周禮眡履掌十  
輝一曰履先鄭注履陰陽氣相侵是也鄭又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賁者繫辭  
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  
十有八變而成卦又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參伍以變詩大雅瞻卬云鞠  
人伎忒毛傳云忒變也爾雅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說文卷六  
下貝部貨字注云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从人求物而作

賁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貳字在卷十下心部注云更也从心七聲他得切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合故鄭以衍貳爲因卦象之變衍之也偽孔雖從馬王以占用二爲一句然馬衍賁句注已凶王則仍以衍賁專屬筮與鄭合而疏妄推偽孔意遂以衍貳總指卜筮尤非也

又案曰疏以龜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不知孰爲金孰爲木孰爲水火土也攷占人體色墨垢四事太卜注以色卽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爲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但未強作分配耳至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皆不讀周禮而憑臆亂道者不足辨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以時爲是釋詁文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審龜之道幽微難明

慎之深

儀禮十二卷士喪禮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陳解。

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筮卜從二人之言善

鈞從衆卜筮各三人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

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篋歸

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

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考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

啁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

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

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筮卜法有一人故三人

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

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季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

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筮用者金縢云乃

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筮用三代

法也

案曰鄭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故鄭卽引周禮春官太卜三兆三易以證傳以三法爲夏殷周疏引杜子春說而駁之又引鄭易贊以證其當爲夏殷周皆非也林之奇全解載劉彝云九疇夏書也周末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此駁頗確攷鄭于太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磷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子春云云然則鄭意本以三兆三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爲何代所以賈公彥于三易一條下又補疏云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于四時故名易爲周也賈又載鄭志趙商據子春說問子春何由知之鄭荅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

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翫此條知鄭未嘗以子春爲是而近師之說更所不信易贊漫述之云爾非定論也蓋子春以玉兆瓦兆爲顓頊帝堯似可出箕子口中而其下又以原兆爲有周之兆則其于三易雖祇說伏羲黃帝而于周易必以爲文王所演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其不可援彼實之明甚至偶孔及疏之謬更不待言然則鄭以三兆三易解洪範斷主太卜注前一說爲正鄭又云從其多者者成六率傳引此而解之云衆故也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案曰鄭周禮注引此謀及庶人作民疏于下節云變庶人言庶民

者據庶人惟指在官者變言民見其同屬疑鄭本疑作庶民庶乃衍說耳蔡邕石經亦正作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

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决之疏曰謀及卿士以卿爲首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决之此則人主



自疑故人主爲一又總羣臣爲一也

案曰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冬官雖稱事官其實治教禮政刑皆事說文士部云事也又中部卿从日日事之制是卿掌事也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白虎通卷下著龜篇引此經而說之云所以先謀及卿士庶人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清徵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

釋文

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不違衆故後世

遇吉也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于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

案曰馬云逢大也者儒行逢掖之衣鄭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同傳訓遇非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上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此從多者數以太半為多小半為少也下文逆多亦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二從三逆龜

筮相違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疏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

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智等倍四季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

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卜人欲

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

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

士庶民皆逆龜筮竝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

問卜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云筮之凶

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三占俱凶

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猶得更

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更為卜筮若吉凶未決于事尙疑者則得更為卜筮也

案曰鄭以內外為境內境外者隱元季公羊傳云王者無外何休注云王者以天下為家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禹貢冀州鄭馬注皆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若然則天子不應言境內境外但王制每言天子千里之內千里之外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然則天子亦有外內也抑上文惟辟作福馬云關諸侯或者此亦關諸侯與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人雖三從終以疑故卜筮既用卜筮不容違神而徇人故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釋文曰時音陽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

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

氣爲風

向書疏。董卿書集傳解錄卷四。詩十五之三。卷。小雅漸漸之石疏。小學紺珠一卷。六經天文編上卷。

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

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疏曰易說卦云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潤物暘乾物風動物也繫

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釋

言云煥煖也舍人曰煥溫煖也是煥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昭元奉左傳云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

明此言寒煥則晦是寒明是煥也惟彼陰于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

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

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煥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

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煥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爲說

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順時爲休不中陰恒若爲咎

也

案曰鄭云兩木氣云云者疏謂鄭用五行傳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傳以日時為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時與是同詳見下文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

極備凶一極無凶

釋文曰蕃音煩極無凶反徐莫壯反

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眾草蕃滋庶豐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庶豐也釋詁文

案曰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應麟所見猶裴駟本攷其實上文列庶徵五目繼以日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為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避成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避為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兩此漢學也偽孔以日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即以敘何用重言邪司馬遷傳孔安國學所載必從古讀王應麟不識古反

以作是為傳習之差其陋固不足辨裴駰亦無識于此節采偽孔傳不采鄭

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

是又作氏者說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地志西河有解是說

文作甄氏又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班固  
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為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為孔融改氏為是不知管陵是姓順帝前  
已見于碑載洪适隸釋豈漢卒始改乎當時  
以兩字木通故或作氏或作是非有異義也 庶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亾後人既

以無為有無之無故此經加广以別之庶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疏

引釋詁云云今釋詁乃作蕪部璞注蕪蕪豐盛疏云蕪者蕪蕪也洪範庶草

蕃庶蕪蕪音義同部璞所據本已誤作蕪疏宋人作更不識字實則洪範釋

詁皆當作無今本皆俗人改說文卷六上林部蕪字注云豐也从林爽或說

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蕪蕪徐

錯曰或說大卅為規模之模諸部無者不審信也文甫切王篇卷中林部第

一百五十九蕪字注云文甫切蕪蕪豐盛也今作蕪為有無字觀此則知作

庶固謬作蕪亦非葢卷九下广部廡字堂下周屋卷一下蕪字蕪也皆不得

訓豐也

因語卷十醫語云黍不為黍不能著庶韋昭曰蕪也廡也訓詁與孔同此非葢本  
孔乃偽孔編葢至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二蕪字以為古文尚書廡字从此則不足信

一極無之

無史記作亾周禮司市云亾者使有先鄭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物使之有

詩谷風云何有<sub>レ</sub>亾是亾與有無之無同也若无字之正體則說文卷十二下亾部森字注云亾也从亾森聲武扶切又重文无字注云奇字無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肉北爲无今无字僅存于周易而森字則廢而不用久矣若蕃雖與繇通亦宜从說文作繇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舊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也

案曰傳云敘美行之驗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同也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鄭所引不知出何書然云孔子說休徵則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釋文曰咎其九反。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狂古文尚書作燥未詳

鄭曰任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

尚書疏。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公羊傳成公元年疏

傳曰敎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

案曰鄭云狂倨慢也者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鄭彼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親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是也鄭又云恒常若順也者王充論衡卷十四寒温篇引此經而解之云若順恒常也與鄭合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

曰僭恒暘若案曰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向者僭作替蓋古字有筆也

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又

案曰傳以僭為僭差者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鄭彼注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是也

曰豫恒燠若釋文曰豫羊庶反徐又音舒疏曰豫鄭王本作舒案曰宋世家亦作舒案臨曰下有曰急孟逸孫之義與舒緩意本同而舒對暫又與舒自相對意殊尤長漢書及何休成元李公羊注論衡寒温篇引此經並作舒首書五行志引經作豫引傳仍作舒宋書隋書新唐書各志並作舒大傳作茶舒同王藻沈延云諸侯茶鄭法舒選之舒政工司人云漢綴以茶注及鄭司農注並讀舒徐也詩何人斯亦不遑舍其期來讀舒定六李齊人賦其君茶公羊作舍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舒氣是也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尚書疏。公羊傳成元李疏



舒情也

向

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煥順之疏曰明不照物則自逸豫故豫對哲

案曰鄭云舒舉遲也云云者五行傳曰不慙厥咎茶厥罰常煥鄭彼注云君

視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煥也鄭以豫作舒茶

與舒通釋言云舒緩也緩有遲義故云舉遲也王云云義同也

曰急恒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

尚書疏  
詩正月疏

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疏曰心無謀慮則行急

躁故急對謀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彼注云君臣不謀

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政促迫故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

案曰蒙朱世家作務晉書志同五行傳作蒙班固司馬彪又作務務俗字當作蒙

鄭曰蒙見冒亂也

向

王曰蒙瞽蒙也

向

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性

不通曉則行蒙闇故蒙對聖

案曰鄭王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鄭彼注云蒙冒也

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

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是也鄭氏尚書家必作彙疏引鄭注欲就孔傳故改蒙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釋文曰省息井

反。案曰宋世家作皆古字通公羊莊二十二卒肆大省左氏穀梁並作皆康諸人有小非非皆又乃惟皆災濟夫論引並作皆是也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

寒燠而已史記宋微子傳曰馬曰王省惟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世家集解

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

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者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

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也歲月日皆以喻職

事王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

言兼月日也師眾尹正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

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在卿士之下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案曰鄭云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云云者鄭意以此經自王省惟歲以下直至則以風雨皆爲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以爲微惟歲惟月惟日皆作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事之得失爲大則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較五事之休咎亦尤大故鄭云非徒風雨寒燠而已馬及傳義皆與鄭同也傳以師爲衆釋詁文尹爲正釋言文時爲是亦釋詁文疏引師尹云云據毛傳鄭箋尹乃姓氏非官而疏以爲官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釋文曰好  
吁釋反

鄭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爲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尅東方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

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尚書疏。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周禮十卷地官大

司徒疏。又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四卷月令疏。六經天文編下卷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星民

象好風好雨亦如民有所好

案曰鄭云箕東方木宿從妻好風畢西方金宿從妻好雨云云者東方蒼龍

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故云箕東方木宿

畢西方金宿也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

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事又見孔子家語卷十七二弟子解鄭眾

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

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昭九年春秋傳曰火水

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

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為壬

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

癸為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

畏水以壬為庚妃故九與二合庚壬也

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季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木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木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鄭又云推此則南宮云云者由從妻所好推之則南宮是火火克金嗚金氣爲火妃故南宮好嗚北宮是水水克火煥火氣爲水妃故北宮好煥中宮四季是土土克水寒水氣爲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鄭推言之皆從己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此經所說星除五緯外凡二十八宿及眾星皆包在內據史記天官書言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籓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爲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眾似下民衆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有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旣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

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

禮記十六卷月令疏

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

齊其民

禮記

傳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疏曰日

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

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案曰**鄭注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者攷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南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南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段天文志文以解此經及鄭王之義為適合也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夏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故夏至于東井與月令無殊仲冬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節有早晚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為害者僖五季左傳云春

壬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爲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也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杵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攷暑者表之景也如度者冬至暑景丈三尺是長之極也周禮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司農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此尺有五寸是極短之暑也知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溫爲害北不極則有伏陰寒爲害也云黃道一至南從朱道云云者孔穎達月令疏載鄭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略與之同則其說由來舊矣黃道一三字今天文志無之從鄭所引增也所云朱道者本作赤道但此乃九行之赤道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處亦名赤道與此名同易或故改之也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季之差自東而西十



九度奇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鹵立秋白道爲鹵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鹵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還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還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還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還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還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還在春分無南北

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青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季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鄭注云云于此可得其槩王者順時出政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等謂之反令漢魏相傳相奏表云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  
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鹵方南方之卦不  
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  
是四時各有所宜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  
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向書疏  
王天

與尚書集傳二十二卷。陳棟書傳  
纂註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

從民欲亦所以亂疏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  
傳記無其事鄭引春秋緯孔亦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鄭以  
為從妻所好顧氏亦同言從星者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喻政教失常以  
從民欲所以亂也

案曰鄭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傳引詩以證從畢多雨說已詳上文漢書天  
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早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

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鹵入畢則多雨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言失中道而東鹵也說與鄭合鄭又云日之從星不可見者日在下而光  
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故解所以  
不言日之故也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鄭彼注云眚與思心  
之咎同故子駿傳曰眚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  
物陰氣失故恒陰也其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  
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皆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  
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  
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  
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尚書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既  
醉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攸

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傳曰壽百二十奉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  
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案曰鄭云康寧人平安云云者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卽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等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專指人君非也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則福極通天下言與鄭合此古義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亦釋詁文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者荀子卷十八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義以行人心以安並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也蓋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僞傳以爲不橫天旣非屬貌又不對惡且卽是壽與康寧何用重言之其說非也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釋文曰折將設反又之舌反。案曰曾選云時設反則音如喉

舌之舌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曲禮短折陸但音巾設反則陸意以前音爲正

鄭曰凶短折皆是天在之名未卽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儒不壯毅曰

弱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  
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  
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  
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  
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  
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  
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  
尚書疏。周禮十五卷地官司馬曰凶終也。文傳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  
嗣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凶終也

三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佹劣疏曰人之大  
期百季為限傳以最長者言之為百二十季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  
未三十鄭康成云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  
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未齕曰凶者說文齒部云齕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齕女七  
月生齒七歲而齕从齒从七鄭注周禮司厲亦云然則未齕謂七歲以下儀

禮容服傳所謂无服之禭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婚曰折謂不及三十傳以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非也疏又引漢書云云然福極皆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好德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為短折皆非也鄭又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云云者皆本伏生五行傳文鄭彼注云殞氣失故于人為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為疾殺氣失故于人為憂藏氣失故于人為貧生氣失故于人為惡天為剛德剛氣失故于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是也鄭又云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云云者以五行傳止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故鄭反覆推言之也云所以然者云云者人之福極關乎命運定于初生故云行運氣性然所以致此之故則不但行運氣性要亦各由自取其中實有至理如下文以義言之以下所推是也